

敬畏传统,传承出新

——专访“美猴王”六小龄童

■ 本报记者 汪文羽 张亦盈

前不久,婺剧《三打白骨精》斩获专业舞台艺术领域的国家级政府最高奖项——文华剧目奖。这部剧获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戏曲在当代的生命力。

溯其源头,婺剧《三打白骨精》改编自一部创排于上世纪40年代、传承演绎数十载,从而成为几代观众心目中经典之作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1月28日,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浙江胜利剧院上演,观众席中出现了一位神秘嘉宾——表演艺术家、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美猴王”扮演者六小龄童。

在锣鼓咚咚的后台排演声中,我们专访了六小龄童。从猴戏的独门技艺到孙悟空的角色塑造,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场关于经典与时光的对话徐徐展开……

记者: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演绎数十载依旧魅力不减,这部经典剧目为何能够跨越时光,沉淀至今?台前幕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六小龄童: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及1961年拍摄的同名彩色戏曲电影,是中国戏曲史上猴戏艺术的经典作品,也是浙江绍剧团,现在叫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代表剧目。

这部戏由绍剧《西游记》连台本戏《三打白骨精》和《大破平顶山》这两个故事融合改编而来,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它能够演绎至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代代戏曲演员始终尊重《西游记》原著的精髓,发挥绍剧艺术的传统,同时在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上面下了功夫。

按行话讲,就是把戏曲当中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喜怒哀乐以及我们中国戏曲中的猴戏艺术融合在一起,才有如今大家看到的这样一部经典作品。

记者:您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影响了几代观众,您认为刻画好一个角色的关键是什么?

六小龄童:角色如何表现要由剧情来决定。比如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戏里头,没有太多的出手和武戏技巧。但有些戏就适合把一些器械,甚至把杂技魔术的优势融合进去。比如,孙悟空到龙官试兵器的片段,他一会儿试刀,一会儿试枪,最后要金箍棒,这个技巧演绎是符合剧情设定的。但试兵器要



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著名表演艺术家,章氏猴戏第四代传人,代表作为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

适可而止,不要把技巧表现无限制地放大。

戏的艺术中,技术是为内容服务的,艺在先,技在后。比如,我父亲六龄童在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时,跟师父拜别的场景有一段戏叫作“五心朝天拜”,就是指两个手心、两个脚心翻过来给师父跪下。动作从慢到快、从低到高,是有节奏、有情绪的,并不是跳得越高、跳的次数越多越好。我父亲演的时候,跳的次数一般不会超过6个,他等观众掌声快起来时就错步跪下,用情绪打动观众。

记者:您把孙悟空演“活”了,您对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精神特质的独家理解是什么样的?

六小龄童:在我看来,演好这个角色就是要演出“美猴王”的三种特性:猴、神、人。猴的动物性,由他的出生决定;神的传奇性,由他传奇的故事——闹天宫、闹龙宫、闹地府决定;人的社会性,就是他被师父唐僧从五行山救出来以后,广泛接触人间,所以他有了更多的人物情感的表达。但是他的神形还是猴化的。

形体上的表达也要有变化。一开始猴王出世时的猴,像极了真的小猴子;到了闹天宫的时候,“齐天大圣”的威严展现出来了;再到后期,他的行为与神形基本人格化。

我在电视剧《西游记》中的表演,其中95%是来自中国戏曲的猴戏、绍剧的猴戏。电视剧中,我必须将它更真实、更生动、更细腻地表达出来。

记者:不同戏曲种类的猴戏在风格上有什么区别?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六小龄童:《西游记》已经是全球的大IP了,这么多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央视版《西游记》剧照。

受访者供图



11月28日上演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

人。很多剧中中都有演绎《西游记》故事的剧目。

猴戏艺术南北风格不一样。长江以南的南派风格,勾脸简化,戴毛头套;北方孙悟空的脸谱,则线条更多,一般不戴毛头套,用金色的鬃发象征性表示毛发。

如果用绘画来比喻,南派猴戏的风格像工笔画,北派猴戏的风格像写意画。北派猴戏并不要求严格具体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亮相都是猴化的,而是侧重表现齐天大圣人格化的气势;南派猴戏的风格,就比如我父亲,上世纪60年代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摄成电影后,他成为当时那一代的“南

派猴王”。他和“北派猴王”李万春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成为艺坛佳话。

现在南北风格有些相融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保持自己的独立风格,形成猴戏艺术百花齐放的局面。

记者:在舞台表演和影视拍摄中,塑造孙悟空形象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六小龄童:如果在舞台上,通过戏曲元素的组合亮相、动作技巧、情绪表达等,观众可能就不会太注意到我的眼神。但如果镜头直接对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的眼神、内心的展现,得更真实、更细腻。

在“倍速时代”打捞不一样的感动

——与表演艺术家金士杰谈《父亲》与父亲

■ 本报记者 张亦盈 谢丹颖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父亲的形象。

11月28日至29日,话剧《父亲》在杭州运河大剧院上演,作品由法国导演、作家弗洛里安·泽勒创作,导演蒋维国执导。剧中主人公安德烈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在与女儿安娜的相处中,他不断陷入记忆与现实交错的时空漩涡。

表演艺术家金士杰在《父亲》中饰演安德烈,带领观众进入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世界。他以独特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父亲形象,不仅展现了父爱的深沉,更让观众感受到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

11月27日下午,记者与金士杰相约。我们一起谈了谈对《父亲》的角色探索,求解父亲的人生哲学,也聊聊舞台与话剧。



金士杰:著名表演艺术家,主演《暗恋桃花源》《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等话剧。

得剧场艺术的核心是什么?

金士杰:最开始我干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一些“反骨精神”,我还蛮爱惜这种精神的。剧场最合乎我这种人的情谊,它跟我的爱好相同,也有“反骨精神”,就是那种少数人的得意。剧场艺术是珍贵的,它追寻真实性的表达,有一种靠近文学、靠近艺术深层次的追求。在这个很多东西都讲究快速、表象的时代,戏剧反而更能保持它的深度和真实。

戏剧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是“肉身的人在那里”。在剧场,你能感受到演员的呼吸,能看到他们额头的汗珠,能共享同一个空间的能量。这种体验是手机、电脑等任何载体都给不了的。

记者:您为什么能一直坚持演话剧?

金士杰:演话剧一直是我热爱的工作,我根本没有做第二个选择。刚起步的时候,我想要拍电影,因为我崇拜伯格曼等电影大师。但拍电影要钱,我没有钱。相比而言,演舞台剧成本就要很低很多。当下,此时此刻,我开始表演了,一部舞台剧就发生了。基于这个原因,我走上了舞台剧这条路,这一演就越发珍惜,因为越发看见舞台剧创作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一个剧场一晚大概能容纳几百个人,它不是服务所有人的,但它会一直等待那些需要它的人。剧场在艺术场域中担任着一个位置,不是唯一的,却是美好



话剧《父亲》剧照。

杭州运河大剧院供图

珍贵的。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有相同爱好的人来到剧场、享受戏剧。

演绎父亲 在角色中看见人的复杂

记者:您演过很多父亲角色,比如《刺者为王》里女主角的父亲,还有这次的话剧《父亲》中的父亲。这些角色让您对父亲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

金士杰:我自己既是儿子的父亲,也是父亲的儿子。这种多重身份让我对父亲这个词有着复杂的感受。有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感性的认识——我是父亲。这种认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某个瞬间自然而然地涌现。

记得在《刺者为王》里和舒淇扮演父女时,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念头——我要做父亲的“代言人”。这个想法源于我对父亲这个身份的观察和理解。我觉

得天下的父亲大多是羞涩的,或许很多人在有生之年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热情,在孩子面前展现内心那些深沉的爱。他们不善言辞,连给你一个拥抱,或者做一个讨好、要宝卖乖的表情,都有点困难。

我在他们心中看到很深的爱,这是我深深知道、也深深领受过的。因此,演这些角色时,我下定决心要帮他们把心声说出来,把那些“情话”,不脸红、不气喘地说出来。

记者:但父亲并不都是这样美好的形象,比如话剧《父亲》中的父亲,他甚至有点“黑暗”,您觉得演绎这样的父亲有什么挑战吗?

金士杰:我演过这么多父亲,常常反问自己,你的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父亲,在你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像《刺者为王》中舒淇的父亲有那么美好的心肠、那么有爱的初衷,如果他凶猛,甚至更糟糕呢,他还是父亲吗?对,他也是父亲。我想,这也是父亲的复杂性。

记者:再次观看新一代演员登台表演熟悉的剧目,有怎样的期待?

六小龄童:今天来到这里,心情一般。1961年2月,电影版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摄完成后,首演就在浙江胜利剧院。我曾在浙江昆剧团工作了3年,浙昆也是我的母团。浙昆的经典剧目《十五贯》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1956年时《十五贯》也在这儿首演。我第一次正式上舞台,就是在周传瑛、王传淞等前辈大师在胜利剧院恢复演出《十五贯》时“跑龙套”,太有纪念意义了。

今天,我看到又有年轻一代戏曲演员把传统艺术和自己的演绎结合起来登台,这更让我觉得:一部作品只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称得上经典。

希望观众能给予戏曲更多支持和关注,也希望新一代戏曲演员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沉下心来,敬畏传统、打磨技艺、开拓进取。



央视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形象。受访者供图

读懂戏剧 在碎片化时代留住观众

记者:现在短视频等碎片化娱乐形式那么多,您觉得话剧这种需要静心观看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的艺术形式,要如何留住观众?

金士杰:确实,现在大家都很忙,时间被切割得很碎,刷手机成了习惯。但我认为,在这个一切都被加速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让人慢下来、专注感受的空间,这正是戏剧存在的价值。

一部好看的戏,应该是时时刻刻充满张力的,让观众无暇去看手机。除非写作的人偷懒了,表演的人松心了,台上的光芒不见了。

我们都写作过,知道每一个字写出来之后都需要面对一种审视。看书时,在一两行之间,就知道这本书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如果这个人下笔有风,我内心会想“他是何方高手”,会不停地阅读。如果读到第三页时就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了,好奇的欲望就停止了,这代表着笔者和读者的交流失败,或者下笔的人穿帮了。

剧院表演也是一样,要做到“字字有风”,观众才能认真看、认真交流,这才是一个富有美感的交流时刻。

记者:对于年轻观众,您有什么想说的?

金士杰:我想说,“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次真正的沉浸”。不是戴着VR眼镜的那种沉浸,而是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在剧场里,你不是被动的观看者,是这场“仪式”的参与者。你的每一次笑声、每一次叹息,都在影响着台上的我们。

短视频带来的是即时满足,但戏剧带来的却可能是一份会在心里留存很久的感动。就像我们这出《父亲》,很多观众看完后说,回家后好几天都在回想剧中的情节,重新思考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这种深度,是任何碎片化的娱乐所提供不了的。